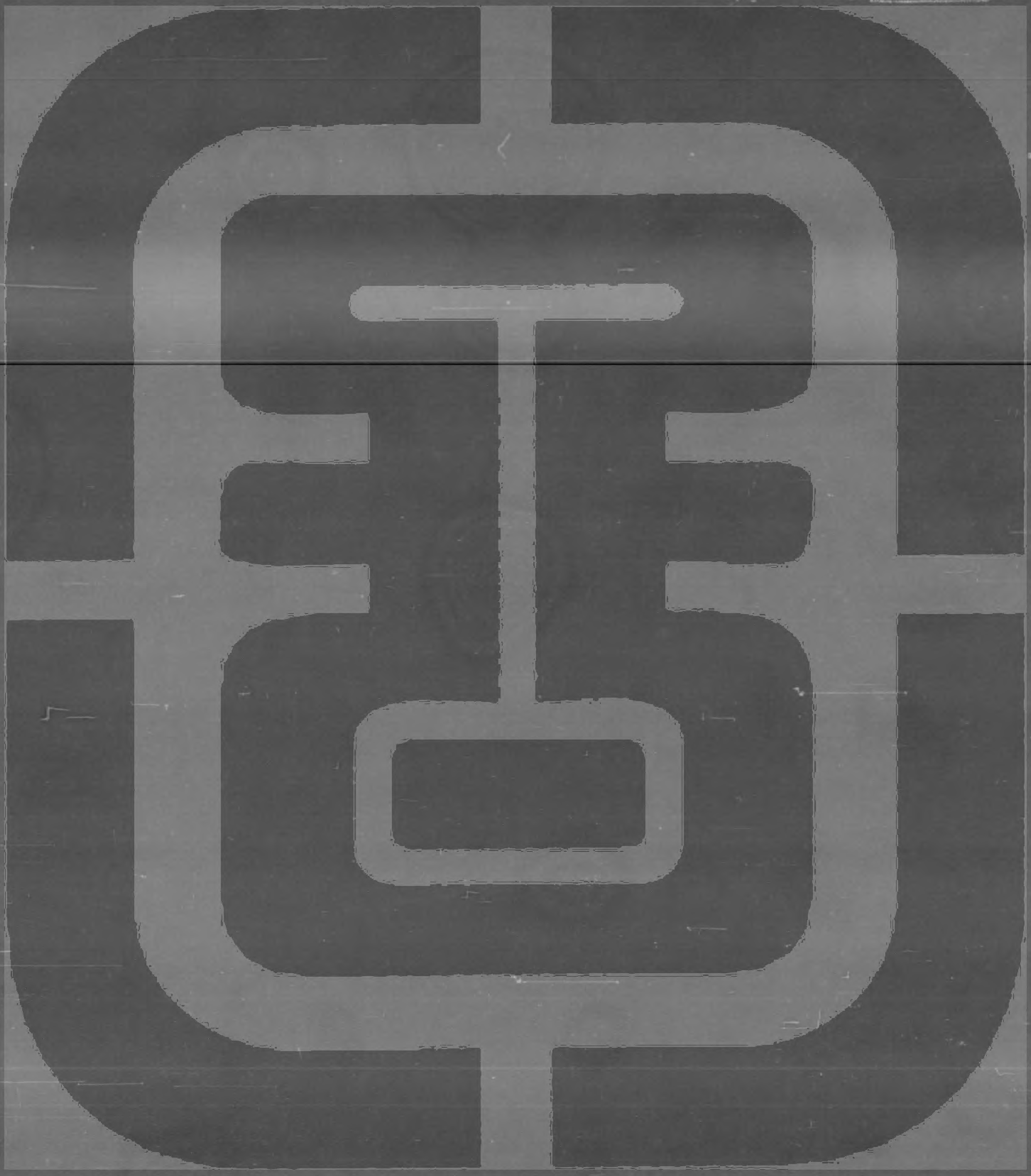


禮經會元苐三卷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百户諡文康葉時著

齒位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下久矣古之教者皆鄉尚齒故黨正屬五百家之民曰十二月之蜡以鄉飲酒之禮而行於黨序之學教之以尊長敬老而孝弟之道行焉一命受職下士也再命受服中士也三命受位下士也命有九等此謂三命者以在比閭族黨者言之也一命齒于鄉里是為下士者與鄉里之賓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鄉里者不以爵先齒矣再命齒于父族是為中士者歟父兄之族同列而以年相次也則在宗族者

不以爵先齒矣三命不齒是爲上士者其爵稍尊故特設席於尊東而不與同族者相次也則齒自齒爵自爵而不相踰矣故祭義亦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爵爲尊雖有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尚齒矣以此見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蓋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周人必以是禮而寓之於鄉飲者以民之素習於學也鄉飲酒之禮行而尊長敬老之教立民知尊長敬老而後能入孝弟入孝弟出尊長敬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故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興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雖然鄉飲之禮司徒黨正固教之也鄉大夫必三年而始一行先王謂此禮之不可踰也故令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蜡之日乃大會民而飲酒而寓是教焉夫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張百物而索饗之以祭八神之有功於農也蜡祭之日天子且以黃冠野服而與田夫野老相周旋於籩豆之間籥章曰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吹豳頌者告農功之成也擊土鼓者存古樂之本也息老物者當物之既成勞農以休息之也吹豳擊鼓與民休息其浹洽之意何如哉故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令黨正以此禮而行於黨序其相接之意可知也行鄉飲之禮而尚齒以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遷邑

易曰安土厚乎仁故能愛先王必使民安其土而不失其本心之仁則有相親相愛之意是以大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厚乎仁也族師所謂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比長所謂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皆此意也故孟子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足見成周井牧之內鄉閭之中無非安土厚仁之民也今考之比長有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邦爲之旌節而行之遂之鄰長亦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胡爲而聽其遷徙也蓋司空量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而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衍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則將何所容受哉漢人議徙寬大地者聽之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聽之亦此意也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而後徙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而後行無授無節則是以過惡而宜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則必有呵問如無節所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而以圜土內之彼與罷民之不能爲善不習作勞者相聚爾如此則周人雖曰聽民遷徙亦豈徒聽其自爲去就邪蓋嘗因是而考之王制有曰司徒命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既移之郊又移之遂古人所以移民者以其不帥教故也至如廩人之移民就穀土師之移民通財亦以其凶荒相賙而暫爲遷徙爾成周之重民遷徙如此豈有輕棄家室離墳墓舍兄弟師儒朋友之聯而轉徙他鄉者

哉後世不明此意至有徙五姓大族實關中者有徙河東四十萬户以實邊者夫安土重遷之心誰獨無之上之人亦奚忍為此與抑又觀之周之於民固未嘗聽其輕徙至於國都之遷尤為事大體重周公豈慮不及此邪在太卜則曰國大遷則貞龜言卜遷也在太史則大遷國抱法以前言營國也然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國遷一事與國危立君二事並舉必致萬民於外朝而詢問焉誠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獲已而有徙都改邑之事誰獨無安土重遷之心遷而問之必民有所樂而後可是非以國遷而實以民遷也昔商自契至湯八遷又至盤庚五遷惟視民利用遷爾苟有不率必誓道而胥告之未始強其行也邠之遷繹晉之遷新田亦惟民之是利況聖人舉事之審乎

觀周人之重民遷必官有所授而後行有以見官民之相統觀周人之重國遷必民有所詢而後行有以見君民之相孚

社稷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有國則有社稷矣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是故大司徒辨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首設社稷之壝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而樹之凡封國則必設社稷之壝造都邑亦如之以此見王畿都鄙邦國皆有社稷矣鄭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然也大宗伯則以血

祭祭社稷小宗伯大烖類社稷則爲位舞師帥舞社稷之祭祀太祝國有大故天烖則彌祀社稷禱祠小子則掌珥于社稷凡所用事於社稷者豈非以其與天時相爲休咎歟喪祝則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士師則祭勝國之社稷而爲之尸是亡國之社稷亦存矣古人崇重社稷如此豈非以其與國祚相爲存亡歟故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也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也豈非以其與歲事相爲豐耗歟然古者之奉社稷犧牲必成粢盛必絜苟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變置社稷說者謂湯伐桀時旱明牲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棄代之欲迁句龍以無可繼者於是故止果如是說則社稷可以變置其神乎曰此即太宰祭祀馭神之意也蓋聖人之制祭祀也以勞之國則祀之能禦大烖則祀之水旱爲沴故社稷不享矣故變置者變易其祭祀之禮而已豈與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於柱也非以旱而遷也且湯旣伐桀欲遷夏社猶以爲不可勝國之社猶不可遷則必無遷句龍之意句龍不遷則遷柱祀棄者必不以旱遷之矣漢人除秦社稷立漢社稷豈識周存勝國社稷之意乎抑嘗以封人考之曰掌設王之社壝而不言稷鄭康成謂社稷之細也若是則周人果重社而輕稷乎后稷周之先祖幾人祀之以爲稷周之子孫尤宜加敬今考之周禮宗伯師甸則用牲于社太祝大師則宜于社大會同則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以祭社大司寇大軍旅則涖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言稷蓋

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免也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歟

教胄

國子之教尚矣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教之以直寛剛簡相濟之和猶周人樂德之教也教之以詩歌聲律克諧之倫猶周人樂舞樂語之教也虞則合而為一周則分而為二屬之教官禮官教官師氏則教以三德三行保氏則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則教以樂德樂語樂師則教以小舞大胥則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則徵令學士而比之觵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若是則成周國子之教尤詳於虞矣然分而為二者蓋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在宿衛者大師樂師等官教國子之在學校者隨其所在而皆有教焉至如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亦國子之教何以在夏官之列蓋所謂國子者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諸子所掌乃國子之倅倅貳也既非師氏宿衛之貴游又非大胥學士之版籍故使諸子教之燕義所謂庶子是也教國子而不遺庶子見成周教胄之法為尤詳今觀師氏曰三德而不曰六德曰三行而不曰六行保氏既教以六藝又加以六儀與司徒三物不同以其貴游子弟與六鄉之民異故其節目有詳畧之殊然其為教則一也又觀大司樂曰教樂德曰

教樂語曰教樂舞雖其為名不同然皆德行道藝中物也教以樂者以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此與虞之典樂教冑子王制之樂正教適子者同意也然教國子皆曰教而保氏獨曰養國子以道道也者又非口舌之所能喻也以之養其心則三者之教始可得而施焉此又與司徒言鄉三物教民而不言道同意也不惟是爾師氏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中者教之以為法失者教之以為戒如此則達之於政事然後可以涖臨政矣周人之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之也重盖以公卿大夫之子席父兄之寵蔭宮闈之安未離襁褓已列搢紳不限才愚賢居祿仕恬恃世祿則鮮克由禮不牆面則涖事惟煩苟無教養之素以變化其氣質而保護其德性將何以責其有中和孝友之行有興道諷誦之文動容悉必中乎禮節奏悉必比於樂與時涖官臨民而欲授之以政使之皆達其可得乎此周人所以詳於教國子也當成王時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皆事成王他日皆為顯諸侯此非國子之驗也歟抑嘗攷之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尤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自詔王媺諫王惡之外惟及國子而不及世子鄭康成乃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舉君臣父子長幼之道鄭氏毋亦因禮記之說而為是言歟古人必使世子齒於學者欲使之知所齒遜也今周禮不言世子齒於司樂成均之學惟曰合國

之子弟教焉又不言世子齒於師保行藝之教惟曰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何以知其世子亦齒也愚按文王世子周公之相成王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然則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法意者亦抗世子法於國子使之與世子居乃其所以爲教歟又按夏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國子之於世子蓋相與周旋者也况周人所以共養世子者固與王后同其禮然獨膳夫之正膳不會如庖人酒正外府司裘等官只曰惟王及后不會則是世子之膳羞飲酒裘服皆會矣其所以遏嗜慾而防縱侈者又素有道也周人之教世子初豈一人一日之積哉自漢以來設官訓儲如師傅家令之屬職非不備至於國子之教缺然不聞是以子弟率多驕驁職此之由求其所以訓儲者非學術殺則通賓客爾周人師喻以德保訓以道之意安在哉至唐有師傅有諭德有侍[illegible]太子之官屬備矣有祭酒有司業有監丞國子之學亦備矣而太子自太子國子自國子一傳而衆咻一暴而十寒其於養成儲德未聞有補也曾不思古人以大樂正造士而王之太子羣后之元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者皆造焉今日之與國子相遜者異日將君我也今日之與世子相齒者異日將臣我也則其相與周旋相與揖讓其見聞移養之助甚弘矣愚故曰欲教世子當自教國子始

諫官

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聯事可謂纖悉而獨諫諍一職缺然而不詳僅一師氏掌以媺詔王一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昔召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今之師保固非周之師保也周公以三公之師保不必備乃設爲師保二氏而以中大夫下大夫二人爲之其職甚卑其任甚重意者言責之所由係也然師氏諭王以德故曰以媺詔王不知所詔者何媺保氏訓王以道故曰諫王惡不知所諫者何惡夫陳善而閑邪順美而救惡此臣子職分之所當然也然既謂之師保詔之以媺諫之以惡不過一言自教國子之外則師隸而守王門師屬而守王闈而已其餘則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王擧則從聽治亦如之而已其於拾遺補闕繩愆糾繆之事殆若有不屑焉愚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之以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顧問應對蓋已循誘覺於囂囂之中而何以昌言爲哉潛格其非於冥冥之中而何以鯁諫爲哉然其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王以媺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其諫王惡也然師氏專詔以媺保氏專諫其惡是師氏之職尤重焉蓋必有師氏涵養於其先而保氏特正救於其後而已是以書言師氏必儕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趣馬之行但言師氏而不言保氏者誠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之時在王所而與爲善者師氏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從而正救之故曰掌諫王惡一言而已豈必如後世之以諫名官邪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冢宰

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諭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觶飲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此意未泯則先王盛時所以養敢言之氣而開直言之路其氣象何如哉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然周有司諫一官特以糾民而已保氏雖曰諫王而未嘗以諫名官何漢人之示天下以狹也鄭昌訟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饒宜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專設諫官而終咎漢人諫諍之路狹

和難

復讎之說漢唐儒者多駁之至伊洛門人亦惑之五峯胡氏三山林氏則疑之尤甚然皆以復讎爲言不知周人設官謂之和

雜難者猶灾眚之謂也民有眚灾過爾故從而諧和之以調人一職而繼於司諫司救之後亟以消弭其仇怨之風而養成其渾厚之俗也今以其職攷之曰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謂之過者是以過誤殺傷此在秋官司剌有過失之人皆在所宥也先王重民物之命固不忍見其殺傷然亦憫其過誤之至此故有調人以百姓成之平亭其怨而和解之成以百姓衆勸之而可以已也不然則聽民之相殺相復豈先王之所樂聞歟又曰凡有闘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曰怒者是其忿怒相闘此在地官司虣有闘囂之人皆在所禁也先王重鄉閭之義必使之相親相愛豈能容其忿闘之至此故有調人為兩家成之不從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先動而誅則民畏之而不敢爭也不然則聽民之相忿相闘豈先王之心能容忍歟然闘忿者難之細也成之可也君父兄弟師長主友有被人誤殺傷者成之而使勿復得無傷臣子僚友之義乎是故調人又有和難之説而使之相辟君父之讎則辟於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怨也兄弟師友之讎則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反兵之怨也從父兄弟主友之讎則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之嫌也或曰親之讎辟海外則可也君有被殺亦可辟乎君盖謂凡為君長者如春秋之出奔可也若天王之讎則亂臣賊子無可辟之地矣或又曰君父兄弟有讎可也師長主友亦有讎乎盖師以賢得民長以貴得民主以利得民友以任得民此九兩之所聯綴者為僚友者豈可忘報乎凡此皆因過

誤而致殺傷者在唐虞則有宥過無大眚災肆赦之例在成周則有眚災極辜時不可殺之例雖曰赦之聖人恐傷其臣子僚友之義必使之辟而後可以無讎辟諸海外猶迸諸四夷也辟之千里與不同國猶屛諸遠方也趙商問鄭康成曰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復讎非臣此何爲而然鄭氏曰仇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此說是也如和而不肯辟則是不從王命也故與之以典瑞穀圭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故朝士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若夫凡殺人者不書於士而自反殺之彼固有殺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非故又使邦國交讎之是皆不可容於其國而使之交相辟也然或者有非過誤殺人以其人之有罪惡而殺之合義者如朝士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彼被殺者豈無子孫有報復之心然其人罪在可殺雖不以告官而殺之而其義則非可讎也故惟辟之不同國爾使之不得以爲讎讎之則死是不容其子孫之得相復也群攷其官無非講解其難而開導其和使之不得胥戕胥虐其調伏人心涵養風俗亦厚矣故調人曰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官名曰調民難曰諧其意明甚儒者尚何疑乎或者則曰如周禮之說則皆無讎可復矣而記禮者胡爲而有居父母之仇弗與共天下居昆弟之仇弗與同國居從父母兄弟之仇主人能則執兵以陪其後又胡爲而有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弗反兵交友之讎不同國曰記禮之言子孫復讎之心

也周禮之言國家和難之法也為人子孫誠不可忘復讎之義而先王立法終不忍開怨鬪之門和而辟之則復讎之怨可以釋不辟而執之則復讎之義可以伸先王亦何嘗盡禁孝子順孫之復讎哉不然魯莊不能報齊之仇春秋何以深咎之也

昏禮

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乱人倫之本開淫泆之門莫此為甚初亦竊以為疑徐而思之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為本夭桃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摽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麕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惡無禮螮蝀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王之化則亦恥淫奔豈以成周盛時周公制禮而有奔者不禁之

事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讀周禮者亦然蓋古者昏禮必問名必納采必請期必親迎必得六禮之備而後行誠以婚姻人倫之大嘉禮之重者也春官宗伯以昏禮親成男女地官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遂人以樂昏擾甿皆重昏也豈於媒氏而獨不致謹焉每歲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仲春行禮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之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詠正謂是爾於是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之奔奔非鑽穴相窺踰墻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爾有不待親迎而行爾豈若桒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是其無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

奔者則有罰也按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眚禮十曰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故下文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三十而未娶二十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則夫仲春之月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林氏又曰天下之大產子者不知其幾一日之間嫁娶者不知其幾媒氏皆書之得乎不思周人六鄉則有比閭族黨之聯六遂則有鄰里酇鄙之聯民自生齒以上皆書其數媒氏一官在鄉官之後豈有不可得而書邪媒氏之會男女特因其年齒[illegible]以仲春出[illegible]紀[illegible]之中使之會合男女各以類作合爾故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令之於民而非媒氏一一為之判合也不然則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使豈能家至而戶曉之邪然而古之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則是昏姻之禮[illegible]許而嫁娶之儀實略也男各具儀而詳其禮此婚姻之所以及時而男女之所以得正歟若夫男女之有陰訟必[illegible]婚姻之有不得正者故聽之于勝國之社鄭氏謂不當宣露若罪非也愚觀行露聽訟召南美之大車不能聽訟則刺詩作大豈亦不當宣露邪然則聽于勝國之社者蓋以婚姻不正喪國亡家之事故聽于亡國之社以示戒焉觀此則先王正夫婦為風天下之本亦可見矣

市治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太宰阜財之職而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傾誠以食足貨通

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財也然而王后有陰陽之別朝市有義利之分古人先義而後利則市之治教刑政量度法令之設豈無以權衡劑量於其間耶司市爲市官之長故其政令爲詳質人則掌質劑即司市之結信也廛人則掌斂布即司是之行布也胥師則掌憲禁即司市之禁僞也賈師則掌均市價即司市之成賈也司虣則掌搏其亂市者即司市之禁虣也司稽則搏其犯禁者即司市之去盜也胥則執鞭度以守門肆長則陳貨賄以分肆即司市之執鞭平肆也至於泉府一官乃斂滯貨以利商代貨來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貨斂賒也其餘司門司關掌節等官皆司商賈之徃來察貨賄之出入與夫征禁符節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貨賄以璽節出入者也然攷其治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二起利朝時而市商賈爲主以其市貨之多而可賣價也日趨而市百族爲主以其家貨所出而得賣賣也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以其資商賈百族之貨而得夕賣也此豈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市非遊觀之地而國君過焉必有所覬於民君尊而不可行罰故使之赦刑人而施惠以爲悅也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罰蓋命婦罰帷以過市而必有罰況敢與民爲市邪此豈非爭民之利而必有禁乎凡市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有二此禁僞而除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筭害者使亡

靡者使徵此禁物靡而均市也又豈非民趨末利而必有抑之者乎昔者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百物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市之所由作也而聖人必先之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毋亦曰生財有大道國當以義爲利不當以利爲利歟或者則曰孟子嘗謂市廛而不征又曰關市譏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之斂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譏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關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征廛是市廛門關有征矣說者乃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豈其然乎不知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必不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至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市偽飾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其犯偽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行舉沒之罰亦宜也初豈於商賈之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乎後人不明此意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商賈之亦重困矣故戰國之時亦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此所以發孟子之論也故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長安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諸處皆立五均商市錢府官列肆旦　謁舍皆有征其下騷然受其弊矣後來王金陵亦以周禮　爲新

法其害尤甚斂布變而為房廊銭廛布變而為白地銭質布變而為搭罰銭總布變而為不係行銭有如鄭侠奏議所謂貸水給髮擔粥提茶者有免行效一廛人之法而遺害至此周法豈如是耶又況市易置務而謂周人之司市以呂嘉問為易官培克細民聚斂滋甚內帑出銭數百萬以為本遣人扵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〻元同意尔是豈司市之法哉不特此尔〻尔府一官以廛人所斂布斂其不售滯用之貨以其價買之使商賈之民不至失利所以利商民也物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因祭祀丧紀之費賒而貸者則亦授之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者有豪民乘急而牟利則必從其所抵根同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布、姦

民不急而妄用則必與其有司辨認而後授之所以防姦民也若夫賖而買者則有期而取償祭祀無過旬月喪紀無過三月以責其必償也或有稱貸而至久者則以國服為之息謂以國事之所出之稅為息如載師園廛三十而一近郊十一之類是也賖則有期以取償而民不至於泛賖貸則有稅以為息而民不至於妄貸又所以謹民財也蓋泉府所斂之財民財也以其財而濟民急宜也此又旅師之聚耡粟屋粟閒粟乃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財春頒而秋斂之蓋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以其粟而極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穀不至於騰踊斂之以秋當粒米狼戾之時而不至於太賤傷農頒言平者欲其惠利之均也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

則收其息以償與粟不同也鄭康成何据而謂旅師以國服為息豈有以粟貸民而可以取息乎劉歆謂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遂使王莽下開賖貸之詔月取錢三百為害極矣王金陵又誤此意乃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歲息四千是過周官一倍而乃以國服為息藉口青苗之貸不問其欲否而槩予之謂為旅師之平頒不計其遠近而槩責之謂為泉府之賖貸假忠厚之法以行侵漁之私切賙恤之名以濟割剝之害豈不哀哉

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蓋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尒按匠人為溝洫與遂人之名本同鄭康成雜以司馬法丘甸旁加里數以治溝洫之說所以紛紛今以周禮為定遂人曰夫間有遂言一夫百畝之田必有遂匠人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此言十畝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此一夫之遂是也遂人曰十夫有溝井方一里田九百畝此言十夫舉成數也十夫千畝之田必有溝匠人曰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是也遂人曰百夫

有洫言十里萬畝之田必有洫匠人曰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也遂人曰千夫有澮言百里十萬畝之田必有澮匠人曰百里爲成成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也遂人曰萬夫有川言千里百萬畝之田必有川匠人曰專達於川是也遂人言千里之地故及萬夫匠人言百里之治故止一同亦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十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其何以爲井田乎既爲遂溝洫澮川以備灌溉又爲徑畛塗道路以通往來謂之以達于畿則通鄉遂皆然也不惟鄉遂爲然按司險掌九州之圖設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五溝言遂溝洫澮川也五涂謂徑畛涂道路也以此見溝洫之制通九州皆然也然遂人特言溝洫之制云亦而稍人一官又教民以作田畎水之法焉以瀦畜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防泛溢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豬瀉有節此農夫之所恃以无恐歟此歲事之所以屢豐歟或曰先王井天下之田以均天下之水溝洫澮遂之通於川當无地不然也何至秦。漢而鄭白猶得以善二渠之名豈周人遂人之法不通天下而水利猶有所遺歟大抵井田與溝洫通行秦人廢井田則與溝洫俱壞矣鄭白雖能興二渠以廣灌溉之利而溝洫之制已不復古一方雖嘗蒙其利而能爲天下興利者幾何人哉井田之法既壞溝洫之利不行吾恐天下不能皆鄭白也。

重農

周人以農立國自后稷以来稼穡有教今觀周禮而知周公稼穡之教爲甚詳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鎮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潟墳壚辨壤糞也稻人掌表水之畜止均瀉防旱潦也一稼穡之教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之趣鄰長既趣之里宰又趣之一種稑之種舍人既縣之司稼又辨之一媺惡之地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力不過三日恐其奪民時也起後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本而趍末也甸師何預於農而帥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何關於農而帥宮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illegible]日預卜来歲之芟而爲田業荒蕪之處社之日預卜来歲之稼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其始也於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終也享百神而祭蜡以報農功凡有可以佐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勸導之且以成周盛時天下之田皆井矣天下之民皆農矣有田可耕何患其不耕有土可稼何患其不稼而周公必爲之纖悉區畫者蓋以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農不耕則失其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豈有不從事耒耜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亦私終三十畝在君則有先

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盖有不待勸矣乎先王有田以授民且為之區畫如此後世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之人乃坐視而不恤所謂勸農者足不至百畝口不問菽麥當春一游不過應故事而已豈真有重農之意哉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亦藏於農則其待農亦[illegible]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歟

山澤

昔晏子謂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蒲葦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征逼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婦皆詛晏子之為是言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未嘗不與民共之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為是言

也是知山澤之利先王以来未嘗禁民自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與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於畿外山澤尚為之纖悉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丱人之圖羽翮齒角之出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為以共染草灰炭疏材互屋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亦不得擅也至地官之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為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為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時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丱人則掌金玉之地為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角人羽人斂之絺綌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茶掌蜃之

厲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趍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趍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董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趍利以遂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自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而管仲對以榷管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山澤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賦稅居上利猶在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煮海以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趍利之意又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夫鬻大治如孔僅咸陽者出乃盡取天下郡縣鹽鐵之入悉歸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皆變為榷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鹽鐵之是資國命惟鹽鐵之是繫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鹽鐵者乎

囿遊

苑囿遊觀之戒古人常凜凜於此淫樂遊逸舜無是也而戒形焉外作禽荒禹無是也而訓作焉恒于遊畋湯無是也而常以是祖徽焉盤于游田文王無是也而每以是自防焉觀古人以遊田逸樂為戒則必不為苑囿之美遊觀之麗矣嘗讀詩至靈臺有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則文王之有囿明矣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孟子曰於傳有之孟子雖不盡信

其有而亦未嘗言其無也文王罔敢盤于遊田胡為而為靈囿之作蓋遊田不可盤而苑囿亦不可無也遊觀之心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古人為苑囿游觀之地固非縱情而滅其天亦惟循理而盡其性焉耳周禮囿人一官掌囿遊以牧百獸鄭氏謂囿若漢之苑遊為離宮養獸以宴樂視之如漢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貍鳧鶴焉嘗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亦其無淫無逸于遊于田今設囿遊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遊也哉蓋以一人而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絕其逸遊之樂使之坐受束縛如牛馬然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徹其珍羞服器固有制而亦不能盡絕其燕褻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塞其囿遊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適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樂於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滛慾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禦將有盤遊無度而為有洛之畋流連無厭而為瓊臺之觀豈特囿遊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囿遊也惟以刖者守之如閽人所謂每門四人囿遊亦如之是也以刖者而守囿則天子不近刑人而刖者亦不能從王而為馳逐禽獸之事矣囿人以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為之其徒有八十人所以牧百獸也賓客喪祭則共其獸物而已雖名囿遊而無一語及宴遊之事觀夏官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鄭氏謂若今遊觀於苑是成

王未嘗不為遊觀也而小臣以太僕之屬為之前驅又豈有馳逐禽獸之事哉鄭氏以囿比漢苑以遊比漢宮以獸比漢獸則周之制果有如漢之麗者吾恐後人因之苑囿未必無增而亢有擊兔伐狐之習池藥未必能罷而必有射熊布騎之獵矣豈周公之作周禮其言囿遊也止於牧獸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樂而示之以制度之儉觀鄭氏之註周禮其言囿遊也比之離宮適所以開人君人欲之縱而導之以制度之奢

制祿

比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如何孟子告以其詳不可得聞則是周人制祿之法至戰國無存矣考之周禮周官三百六十當有祿秩多寡之制內史掌王制祿則賛為之以方出之是祿秩必有定數也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鄭氏以為王班祿則是祿秩之制內史賛之爾司祿班之夫周人法天地四時以建官定三百六十以分屬至於祿秩之掌亦必以天之司祿而命官既法天以建官復体天以制祿今司祿之官獨缺何也意者周人班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遂缺而不復傳歟然司祿之官雖缺而散見於他書者尚可得而考也大抵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也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其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三公之田視諸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孟子亦同此分田制祿之等然也以是推之則周人班祿之意可知

矣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則內宰均其稍食至於士庶子及衆庶在外之守城郭溝池者則掌固均其稍食馭夫圉師府史之吏在宮中者則校人等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則槁人共其冗食若此者所須有常數所給有[illegible]之負其祿秩則出於廩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稍食者司祿[illegible]取之於此而頒之於宮正內宰等官使之相均給歟夫周人之[illegible]祿必使司祿班之使宮正內宰等官自給之不獨杜官吏之[illegible]欺而且有以養士大夫之廉恥今世班祿有所謂打請有所[illegible]明養夯畫叢聚在糧料院而使士大夫自請甚非養廉恥之意[illegible]伊川所以在講筵不請俸只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庖人繼肉[illegible]廩人繼粟之意哉然者則曰公

大夫分田制祿可也庶人在官者不啻萬數不知以何賦祿之按王制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所獲如上農夫食九人至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王畿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公田什一之稅豈不足以祿庶人在官者哉雖然祿不苟班食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祿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素食亦周官之所不容也是故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illegible]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浮於事者耶不惟是[illegible]醫師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稾人則乘其事而下上其食醫工之微且必求其事之與食

相副則三百六十官之屬豈有功忝於祿者耶審乎此則司祿之官雖闕而班祿之意可得而言矣

祭祀

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祀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蓋天子之胙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商辛惟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此天之所以致罰于商而武王之所以數罪于受也周公繼志述事敢不致孝于鬼神也哉周禮一書所以言祭祀之禮甚詳也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五禮異用而首以吉禮居其先此正虞朝秩宗典朕三禮之意然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九貢致邦用一曰祀貢以九式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以祭祀居其首而以式法均其財豈無典禮等級之辨哉夫祭莫大於郊丘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乎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天神有血祭貍沈副辜之禮以祭地示有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此周禮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致嚴於祭祀者惟曰犧牲曰粢盛曰豆籩曰尊彝曰珪幣而已今以周禮考之太宰贊王牲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鑊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肆師則典犧牲繫于職人牧人牧牲牛人共牛羊人掌羊犬人掌犬雞人掌雞射人贊射牲封人歌舞牲太祝則辨牲號此嚴於犧牲之奉然也甸師則掌王籍共粢盛內世婦則帥女宮為

為粢盛外世婦則帥六宮共粢盛廩人則掌神倉之穀以共接盛舂人則掌米物共粢盛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小宗伯則辨六齍之名物肆師則表粢盛太祝則辨粢號此嚴於粢盛之奉然也籩人則掌四籩之實醢人則掌四豆之實內宗則掌宗廟加豆籩外宗則佐王后薦眡豆籩此則陳豆籩之禮然也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則掌六尊六彝鬱人和鬱鬯人共鬯此則陳尊彝之禮然也太宰小宰則宰玉幣大宗伯則作玉器奉玉齍肆師則用牲幣典瑞則奉玉器天府則陳寶玉太祝則辨幣號此則奉珪幣之禮然也蓋人君之所以奉承祭祀犧牲必成粢盛必潔和氣美羹之必陳嘉玉量幣之必備不如是不足以致誠敬焉耳其他如司服辨王之吉服幕人共帷幕幄帟掌次張邸帟案司几筵設祀先王胙席無非整肅乎祭祀之美脩飾乎祭祀之容亦可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矣然古人所以交於神明初非繁文縟儀而已鉶羹之共而大羹之設散鹽之共而苦鹽之尚醴酒之陳而玄酒之貴畫布之冪而疏布之用無非貴本反始未嘗貴滋味而美多品也然則交於神明者其必有道乎按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物何所致而鬼神祇果何所降邪考之於文不過聲音節奏耳始

焉格天神地祇人鬼以禮終焉格天神地祇人鬼以樂是豈聲音節奏之所能感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寫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和先王之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於此乎寓匆匆乎其欲享也洋洋乎其如在也豈必真見其来而後謂之致真觀其出而後謂之禮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誠之不可揜如此哉然不特此而已尒樂師及徹則帥學士而歌徹徹雍詩也詩曰有来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夫雍雍和也肅肅敬也徹樂而必歌雍者是其慎終如始也人情敬於始者或怠於終和於暫者或戾於久於祭之始宜其来之雍雍至之肅肅於祭之終居然猶不失其和且敬者誠之至也此先王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若夫辨祭祀之名商祭器之義則有先儒議論在

郊廟

周官祀典愚既略論之矣有如郊丘之分合宗廟之禘祫此尤祭祀之大者諸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者其如示諸斯乎甚矣郊禘之制不可不明也按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之類是也圜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康成謂天神主北辰地

祇主崑崙且以為皆禘大祭則非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於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於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帝於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於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為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

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按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則宗廟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有祼[illegible]禮既祼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凡四時之祭皆然也鄭康成謂廟祭有此六享以祫言肆獻祼以禘言饋食則非矣蓋天子四時之祭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三年大祭則曰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諸侯三年大祭則曰祫合祭於祖廟也大夫三年之祭則曰殺殺以少牢是也（春秋傳）周禮以肆獻祼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謂禘與四時之祭皆然也有如朝士之籩豆謂薦腥時即獻也饋食之籩豆謂薦熟時即肆也

此可知其祠禴嘗蒸皆用此禮也先儒兼言禘祫者徒見魯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是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又禘于太廟則曰宗廟有禘祫之名不知魯之禘祭是僭天子之禮聖人以為非何嘗言天子亦祫諸侯亦禘也況司尊彝言祠禴則有朝踐再獻之禮嘗蒸則有朝獻饋獻之禮追享朝享則有朝踐再獻之禮是四時之祭皆有肆獻饋食之禮也宗伯未嘗別其為禘祭之名禘祭且不見與四時之祭並言之況可與諸侯祫祭之禮相混乎愚故謂宗廟禘祫之說當以周禮為據或者又曰郊有六天之名廟有七廟之制可得聞歟曰此亦當以周禮為正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司農以昊天為[illegible]天以上帝為玄天固非也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青帝為靈威仰赤帝為赤熛怒黃帝為含樞紐白帝為白招拒黑帝為汁光紀帝有異名於是六天之說至唐而未定吁天帝果可以六名乎嘗觀郊祀配天明堂配帝蓋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大神於貟丘而配以祖故曰配天季秋物成之時專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周禮本無明堂祀帝之文惟典瑞曰四圭以配天旅上帝蓋祀天則總天神旅帝則專上帝亦非謂天有異名也大抵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五行之精氣則主宰乎四時故月令以太皥炎帝少皥顓帝黃帝五德之帝配而食焉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之官配五行之神此所以有天帝之分焉可以纖緯之書而立為六天之說

乎按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曰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康成曰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為昭穆又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廟主有遷於是有毀廟之議漢儒紛紛亦至唐而莫定吁祖廟果可以毀言乎嘗觀商書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以太祖之廟父曰昭子曰穆昭為昭廟穆為穆廟昭穆各三其餘各以世代佚遷故曰七世之廟周孔且無遷廟藏主之文惟隸僕曰掌五寢註以為五廟之寢蓋寢廟有五寢猶明堂有五室耳非謂祧廟無寢也大抵正廟則為廟遠廟則為祧古人言藏主於廟只言祧而不言遷後人言遷主於廟只言遷而不言毀毀故記禮以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遷主則合為祧廟而祭之其廟則修治之以奉新主未嘗毀之此所以有廟祧之名也烏可以漢儒之說而遂毀古廟之制乎愚故謂天帝之名宗廟之制亦當以周禮為正

賓禮

太宰以必待賓客之治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名則詳於宗伯宗伯既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宗遇會同之制則詳於行人其禮籍則掌於小行人其擯相則掌於司儀其傳達則掌於行夫其牢禮則掌於掌客其守衛則有環人其送迎則有掌訝其結好則有掌交至於六官三百六十屬太半皆預賓客朝覲會同之事先王之於賓禮豈徒為是纖悉委曲繁文而已哉大宗伯曰以賓客親邦國行人亦曰掌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蓋待之以賓則燦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親則懽然有恩以相愛[illegible]之比

曰先王以逹萬國親諸侯盖謂是也然考之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康成謂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来名殊禮異曰名殊則是曰禮異則非宗周曰尊而朝覲之禮獨非尊王乎覲周曰勤而宗遇之禮獨不勤王乎又按廣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為圖事則觀於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為陳謨則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不知周人胡為如是分别也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是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守之歲而盡来朝亦非常朝也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也會同之義固無可疑朝宗覲遇之名若是分則何邪按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蕃國世一見先王以是為䟽數之節者以其地之遠近也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近者不䟽遠者不數不䟽則不至於怠不數則不至於疲然則春夏秋冬之制隨其地之遠近因其朝之䟽數分其時之先後故殊其名而别之亦春者物之始天下政事從此始矣朝有始初之義故於朝而圖事夏者物之亨天下謀謨從此通矣宗有嘉會之義故於宗而陳謨秋者物之遂邦國功勲至此成矣覲有服勤之義故於覲而比功冬者物之藏諸侯思慮至是定矣遇有聚會之義故於遇而協慮曰天下國家諸侯者互文也是通天下邦國諸侯皆然也宗伯亦總言其大綱行人亦姑舉其大槩亦春朝者非專春朝秋覲者非專秋覲圖事者非專

圖事比功者非專比功通四時皆然不然則書言巢伯来朝是南方来朝也豈必東方春朝而言圖事乎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秋覲而言比功乎雖然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果何禮哉賓禮雖止於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而已而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又見於嘉禮之中以荒政哀凶禮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又見於凶禮之中行人亦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諸侯之慝又曰閒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贊善致禬以補灾掌於宗伯者既如彼其詳掌於行人者復如此之厚其恩意豈不至哉不特此尔一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諭言語協辭命九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開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觀此則王之所以撫諸侯尤詳於諸侯之所以朝王也是故周人巡守之禮必待十有二年似不若虞朝五載之數而其所以與諸侯相親者無一歲而不相問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此亦言其大槩尔六年之間諸侯之朝王者多矣豈特如衛服五歲一見哉十有二年之內王之覲諸侯者詳矣豈特十二年而方一巡守殷國哉然不特王撫諸侯之禮如是至於侯邦之相交也先王亦為制其禮廣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是每歲而使人以意相問殷相聘也是中年而使人以禮相聘世相朝也是即位而諸侯自以禮相朝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則有禮謂相朝也諸

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則有禮謂相聘也蓋先王建國必使小大相維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於是乎有相聘相問相朝之禮雖曰講信脩睦親仁善隣而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撫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浸失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與國之意又睽是故下堂而失禮者有之召會而無信者有之來朝而不禮者有之甚至以世子而下會諸侯以侯國而迭為盟主以天王而使來錫命以伯主而召狩朝王賓禮已掃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魯者三十有四而魯之朝王所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賜魯者三歸脤者一而魯之聘周歸脤者曾不一見也魯秉周禮且如此他可知也吁朝聘之禮既失則強凌弱衆暴寡亦何足怪哉[illegible]也不知欲此而徒議封建之不可行殆非知本之論

禮命

小宰官成曰聽祿位以禮命禮命之崇卑祿位之所視以為升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則禮命者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也可不謹哉今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而典命則掌之以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節鄭氏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又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也今以九儀考之一命受職謂始為吏也於王朝為下士於列國為士於子男為大夫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是也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於王朝為中士於列國為大夫於子男為卿典命曰

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也一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於王朝為上士於列國為卿典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也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於王朝為大夫於列國為孤於子男為適子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子男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五命賜則謂賜以小國之法則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大夫於列國則為子男典命曰子男五命王大夫出封加一等是也六命賜官謂賜之得自置官也於王朝為卿於列國為侯伯之適子典命曰王之卿六命侯伯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七命賜國謂賜為列國也於王朝為出封之卿於列國為侯伯典命曰侯伯七命王之卿出封加一等是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加命作州牧也於王朝為三公於列國為公之適子

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上公之適子下其君一等是也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故命為二伯也於列國為上公於王朝為出封之三公典命曰上公九命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宗伯所言由小至大以示等級故合羣臣與諸侯而並言之典命所言由尊而卑以正名分故分羣臣諸侯而異言之然典命言王之公卿大夫視公侯伯子男皆降一等出封始加一等者說者曰近君者屈遠君者伸故在朝之數以偶出封之數以奇按鄭氏曰出封加一等褒有德也愚謂禮命之加固所以褒有德亦所以重外任夫重內而輕外者人之常情釋王朝之重臣而膺侯伯之外任苟不有以褒異之則侯國之勢不重而內外之任不均出封而加一等成周之意微矣是以宗伯之五命賜則七命賜國

所以示卿大夫之出封如等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示上公之功德加褒也夫儀命之秩既明則小大之等級可辨儀命之數既異則尊卑之名分甚嚴在上位不敢陵在下位不敢僭賤不可以踰貴卑不可以抗尊宗伯禮典之掌又孰有大於此哉以至侯國來朝大行人又得以九儀而以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圭璧繅藉之十冕服之章旂常之斿樊纓之就貳車之乘介弁之數朝位賓主之步饗食獻舉之禮上公則以九為節侯伯則以七為節子男則以五為節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此言待賓客之等然也小行人又以九儀而協賓客之禮司儀又以九儀而詔擯相之禮如旌衡之陳而銖兩不可增減如繩墨之設而分毫不可踰越此豈非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乎迨至春秋臧宣叔猶得以禮而先晉荀庚之尋盟子服景伯猶得以禮而折吳人之徵百牢是其儀命猶有存者然不特春秋卿士為然也嘗觀齊之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會齊侯之田晉之絳商不敢以車服之羙過晉侯之朝然後知儀禮之正國有不可得而干者矣夫君以大夫之招招虞人宜若可以行也彼其習於虞人之皮冠而駭於大夫之旌則寧死而不敢往以商賈之餘於財若可以金玉其車而文華其服也彼其拘於無爵位之賤而安於韋藩木楗之是用則必帛車服而過朝蓋其上下辨而民志定會通觀而典禮行素有以習民於名分等級可也然則儀命之設不惟諸侯諸臣有所限節而不敢犯上行而下効而實可以維持人

心於世變之窮吁禮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瑞節

嘗觀舜初即位首以輯瑞班瑞爲先其廵守四岳也亦必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葢君之所以遇臣臣之所以見君非瑞則無以示信非贄則無以將誠此大宗伯所以有六瑞六贄之作也鎮圭尺有二寸以山爲瑑飾示其鎮安四方王執之桓圭九寸以桓爲瑑飾示其奉安乎上公執之信圭七寸以身形爲瑑飾示其直身以事上侯執之躬圭七寸以躬形爲瑑飾示其鞠躬以事上伯執之穀璧五寸以穀爲瑑飾示其有以養人之象子執之蒲璧五寸以蒲爲瑑飾示其有安人之義男執之此六瑞之別也孤執皮帛示服威猛也卿執羔示不失群也大夫執鴈示其有隨陽之義而不失時也士亦執雉示其有守介之義而不失節也庶人在官者其摯以鶩示其不能遠飛而不遠遷也工商在官其摯以雞示其俟時自鳴而不妄動也此六摯之別也或者則曰六瑞六摯則曰執玉固可執而禽亦可執乎曰執非手執以見君也葢臣之見君必以物爲摯如書所謂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奠之於君如親所執而至也瑞則還之摯則授之尚何疑於執乎然六瑞宗伯既命玉人作之以等邦國典瑞復掌之以待其用至廣行人則又辨其禮小行人則又從而成之鄭康成曰瑞節信也又曰瑞符信也朝見所執以爲信一則曰信二則曰信信不可以一日去瑞其可以一日不謹乎至如六禽則曰摯摯言致也臣之所以自致於君也司士則

膳其摯膳夫則以摯見者受而膳之人君受其摯而為膳所以享臣子之奉歟獨射人所謂三公執璧既不預六瑞之名又不在六摯之數乃揔而名摯何也曰此乃射時所執之璧非執桓圭比也以璧為摯則致之於君而不還亦如羔鴈之禮是故三公之璧諸臣之摯皆不掌於典瑞而特互見之亦大抵成周設官以典瑞一官掌玉器固詳於瑞器之用然考其所掌其於符節之瑞允嚴焉琰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帛行以除慝鄭康成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知周人所以須大信於天下者非瑞節其何以行之哉不特此亦地官掌節一官掌守邦節者如諸侯之守邦國則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守都鄙則用角節此固邦節之大者鄭氏乃以琰圭牙璋穀璧琬琰皆以為邦節之用則是掌節所掌與典瑞實相通焉以至邦國之使節山國多虎故用虎節土國多人故用人節澤國多龍故用龍節門關則用符節為節貨賄則用璽節道路則用旌節此六者掌節所掌也與秋官小行人所達之六瑞又相關通獨都鄙之管節與貨賄之璽節不同爾王畿有都鄙侯國亦有都鄙掌節之用角節王畿都鄙之節小行人之用管節侯國都鄙之節掌節為門關之聯有貨賄之出入故有璽節小行人掌諸侯之聘無貨賄之出入故無璽節此其所以不同歟大瑞節所以示信也既典之以春官之典瑞又何以守之以地官之掌節既守之以地官之掌節又何以達之於秋官之行人不如是則無以

為信也蓋典瑞雖以瑞節授使者而持之苟不合於掌節則使者所持未必信掌節雖以符節輔使者而行之苟不達之於小行人則使者所行未必通一瑞節之出入而三官之屬互相稽驗焉則無有矯偽之弊矣是故比長有徙于他鄉者則為旌節以行之司市凡通貨賄者以璽節出入之司關則有內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司救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險惟有節者達之土方民則来遠方之民達之以節布憲則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刑禁調人則和民難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野廬氏凡有節者至則為之辟脩閭氏惟執節者不幾廣行人非巡守之歲則十有一歲達瑞節行夫凡其使者必以旌節環人則以路節達四方掌交則以節巡邦國信矣無節者不可行於天下也夫周人所以行乎天下者有王命可以行矣而掌節以辨邦節以輔命有王令可以行矣而鄉大夫則音旌節以輔令是節者所以輔命令之行也掌節又曰凡邦國之使節而以英蕩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有節而以傳輔之英蕩者刻書之竹箭也非英蕩則節不可以徒行傳者傳達之文書也非傳則節亦不可專行既為節以輔命令又為英蕩與傳以輔節三者並行所以防詐欺也鄭康成釋典瑞謂若漢符璽郎以符節為詔符以璽節為印章旌節為使者所擁之節珍圭為使者所持之節杜子春以珍圭若竹使符鄭司農以牙璋為銅虎符愚按小行人之六節三者以金為之三者以竹為之則是旌節符節皆用竹也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其所以示信於天

下者果如周人否乎太尉得以矯節入北軍使者得以乘傳行郡國王國得以盗寫虎符而發兵使者得以矯制持節而發粟符節不足以取信如此况欲除関而不用傳邪蓋至此而後知周人設官之意微矣輔節並行之制嚴矣

禮樂

周禮五禮之掌在大宗伯六樂之掌在大司樂小宗伯而下如司命司服等十九官皆禮官之聯樂師而下如大師大胥等十九官皆樂官之聯則是禮樂之職分矣然禮樂未嘗分也盖亦求古人制禮作樂之本可乎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夫禮樂固所以防民者也而司徒宗伯之所掌皆同謂之中和何邪盖嘗觀子思子之言中和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之正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之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和者天下之達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致其中之至則体立而天地位焉致其和之至則用行而萬物育焉此子思子之言中和也然而喜怒哀樂不能不發發而不能皆中節是以不能無望於隄防之功是故大宗伯以民物得於天之所産者本屬陽以其冲漠無朕陰之静也故其德為陰此乃未發之時寂然不動者也故以中禮防之民物得於地之所産者本屬陰以其呈露畢見陽之動也故其德為陽此乃既發之時感而遂通者也故以和樂防之此二者因其自然之中和而隄

防之使不流於情偽是宗伯有以導之於其內而制之於其外也大司徒以民之易離其中而流於偽也則失其性之正故教以五禮而防其偽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以民之易乖其和而流於情也則失其情之正故教以六樂而防其情所以省察其既發之和此二者遏其未然之情偽而隄防之使不失其中和是司徒有以制之於其外而養之於其內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欲內外交制隄防而教導之舍禮樂何以哉中和者禮樂之本也五禮六樂者禮樂之文也舍中和之本無以為禮樂舍禮樂之本無以導中和故曰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司徒以之而防民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宗伯以之而合天地之化萬物之產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特事鬼祇諧萬民致百物而已哉觀周官之禮樂不知有中和之本而徒求詳於玉帛鍾鼓之文未足與言禮樂

天府

嘗觀康王嗣位之初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與夫舞衣大貝鼖鼓戈弓竹矢之類莫不出而陳之玆豈特為美觀以華國而已哉蓋寶鎮玉器祖宗所以遺子孫也祖宗以全付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玉府雖以關石和鈞之微皆以為子孫之遺太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負禹所傳矣至如寶玉之重桀不能有使三朡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三朡俘厥寶玉而使誼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玉不亦重乎是故國之寶鎮玉器此成王周公之所以兢兢奉持而罔敢失墜者故有天

府之職藏焉命府曰天則尊其所藏若天物然其尊祖敬天之心可知矣又况上春則釁寶器寶鎮將以祓除其不祥季冬則陳玉禮神將以貞來歲之媺惡則是寶鎮玉器又與國事相為吉凶矣可不謹歟然而國之所寶豈特寶玉重鎮而已哉觀周書所陳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是寶河圖大訓猶寶天球琬琰也觀周禮所藏以民數治中與寶鎮玉器並存則是寶民數治中猶寶國鎮玉器也雖然天府之掌守藏尊嚴若天至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亦受而藏之盖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數穀數視之如天則藏之天府可也乃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此特治職簿書之要尔則亦受而藏之以詔王察吏何邪盖羣吏者天吏也所與共天吏也所與食天祿也所與治天職也今以治中來上是其政事得中則無愧於亮天功矣藏之天府不亦可乎是故小司寇大比民數則曰登于天府此民數之藏於天府也小司寇又曰歲終則會群吏計獄弊訟登治中于天府此治中之藏天府也有如鄉大夫之職所謂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而天府不言及此何邪盖賢能之實與鄉老鄉大夫州長之治中孰有大於此者他日詔王以察吏則共天位食天祿治天職亮天功者皆若而人也此誠州鄉治中之尤者孰謂天府而獨遺此耶又如大司寇之職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而天府亦不言及此何邪盖古者涖盟之時必要之以神明堅之以信誓重之以載書天地鬼神實臨之也此亦官府治中之大者孰謂天府而乃略

此耶以此見成周盛時不惟以寶玉爲寶而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政事爲寶矣吁爲人君者知寶物之爲天物則當思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穀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靈之寄知治中之爲天物則當思無愧於官府州鄉都鄙之寄如此則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綦貴而享天物之珎奉宜哉

冕服

黄帝始垂衣裳舜觀象作服禹致美黼冕不惟以華其服而章其身尊卑之等貴賤之别實由是而辨焉今觀司服一官掌王衣服而吉服有六等之制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服皆由是而隆殺上不容於偪下下不容於僭上此豈非禮典之大者乎自先儒釋經有天子冕服九章之說有大裘示質之說有裘冕無旒之說所以啓說者之紛紛不可不辨嘗觀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虫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禮雖無十二章之文但觀行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有二章可知矣康成惑於左傳三辰旂旗之語謂旗有三章則冕服亦止九章尓不亦謬乎按公服如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得為袞冕而不得為大裘矣公服袞冕則袞為九章矣曰袞者豈非以龍為章名之乎侯伯自鷩冕而下則鷩為七章矣曰鷩冕者豈非以雉為章名之乎子男自毳冕而下則毳為五章矣曰毳

者豈非以虎為章名之乎孤卿自希冕而下則希為三章矣曰希者豈非以絺為章名之乎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則玄為一章矣曰玄者豈非以玄為色名之乎士自皮弁而下皮無章矣曰弁者豈非以不為章服故不言冕而言弁者乎孤卿大夫之命特下公侯伯子男一等尓而其服乃降三等者以其衮鷩毳冕王成服之孤卿大夫近王宣屈也王服衮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及饗射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山林墳衍羣小祀此王之五服必有五色之别觀其服之名可知矣王之車旗亦然希冕當在毳冕之上恐其字之誤也皮弁以視朝弁非冕服故不預六服之數至於祀昊天上帝及祀五帝則服大裘而冕按司裘曰掌共王祀天之裘冬祀圜丘

之時所服也服裘以祀天則必取象於天數以爲章而鄭氏以大裘爲無章謂祀天示質也祀天有貴本反始之義如牲用騂犢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冪用疏布可也豈必於衮冕而略焉司裘良裘尚有黼章之制安知大裘而不爲十二章乎鄭康成徒見弁師掌王五冕以爲冕服有六而云五冕遂以爲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此亦惑於祀天示質之説亦重莫重於祀天之冕可以無旒而不數之乎按五冕皆五采十有二就十有二玉是其服隨其隆殺有七章九章之殊而其冕則皆十有二旒故六等之服皆曰冕以其首飾之尊故也陸佃禮書謂大裘與衮同冕大裘祀天而服衮之冕可也故但言五冕爾安知裘冕而不爲十二旒乎或者則曰服爲十有二章似也至必衮冕而下

皆諸侯諸臣之服王於中祀小祀而服諸侯諸臣之服不幾於無別乎曰此在司服言君臣冕服之等然也鄭氏專以為公至卿大夫朝聘助祭之服則拘矣王於中祀小祀之時固服此服如諸侯諸臣來助祭乃大事也則王當服王之服公之服當降王一等子男之服當降侯伯一等孤卿大夫士本降三等以尊卑而隆殺何可無別之疑乎或者又曰冕皆十有二旒固也然希冕而下皆三章一章之服服三章一章之服而加以十二旒之冕不幾於不稱乎曰此在弁師言五冕繅旒之數然也鄭氏專以為此衮衣之冕則非矣人君既有時而服諸臣之服苟不加以王冕十二旒之尊則君臣無異矣服章雖殊而冕旒則一又何不稱之嫌乎然嘗怪節服氏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送逆尸車註謂從王服從尸服也誠如是則祭祀朝聘之服衮冕郊祀王服裘冕而節服下士亦服衮冕裘冕尚足謂之有節乎詳考其文謂王服衮冕則節服掌之二服王之尊服故當朝覲郊祭之時節服氏守掌之猶大裘而尊命司裘共之也下則曰六人維王太常二人執戈送車而已豈謂王服衮冕裘冕而節服氏亦服之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謂亦有節服掌之也又按司服乃春官之屬節服乃夏官之屬而與虎賁旅賁同列弁師亦屬夏官而與僕從臣隷等官為伍果何意邪蓋六人以虎賁綴衣皆為王左右之臣執干戈而立豈垂者亦皆冕弁之士此所以亦屬於夏官與凡此皆王與諸侯群臣冕服之別也而內司服言王后與外內命婦之服豈可無

褘者翬雉褘衣謂畫五色暈雉於文也揄狄則畫青質搖雉於衣也闕狄則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畫也此三者王后之祭服也鄭氏謂從祭先王則服褘衣從祭先公則服揄狄從羣小祀則服闕狄愚謂當從王之祭服也鞠衣謂之黃衣告桑事之服也展衣謂之襢衣其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褖衣謂之緣衣其色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三者后與命婦同服也素紗者鄭司農謂為赤衣鄭康成謂為白縳二說不同大抵素紗日所常服非章服也不預六服之數猶王司服不以大裘預六服之數也然內司服只言外內命婦之服自鞠衣而下按記祭統則曰君卷冕夫人副褘則夫人得服褘衣矣喪大記曰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則夫人得服闕狄矣玉藻曰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則夫人

得服揄狄矣三說不同惟玉藻之說為得今鄭康成謂內命婦則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則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緣衣王之三夫人及公之妻其自揄狄以下乎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惟二王之後夫人褘衣[illegible]此在周禮無明文鄭氏揣為之說亦愚謂春官司服掌王六服自袞冕而下為公侯孤卿之服天官內司服掌后六服則自揄狄而下豈不可為公侯卿大夫妻之服乎以此推之公之夫人得服揄狄猶公服袞冕也侯伯之夫人得服闕狄猶侯服鷩冕也子男之夫人得服鞠衣猶子男服毳冕也如是則孤之妻當服展衣猶孤服希冕也卿大夫之妻當服緣衣猶卿大夫之服玄冕也士之妻當服素紗猶士之服弁服也今周禮所謂命婦

女御猶元士世婦猶大夫九嬪猶孤卿外之命婦其孤卿大夫元士之妻乎其服自鞠衣而下意者三公之夫人與三夫人近后宜屈當服鞠衣三孤之妻當服展衣卿大夫之妻當服緣衣九嬪世婦猶孤卿大夫之妻亦服展衣緣衣女御猶士妻亦服素紗故自鞠衣而下也若夫雜記所謂內子以鞠衣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所謂士妻以稅衣皆漢儒之臆說也夫內司服猶王司服也追師猶王弁師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其制豈可無辨者歟按王后首服有副編次追衡笄之名則是六者各有次序矣副謂覆首之飾鄭氏謂若漢步搖服以從王祭祀編謂比髮為之鄭氏謂若漢假紒服以告桑次謂次第髮之長短為之鄭氏謂猶詩所謂髲髢服以見王及燕居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愚謂當與三服同用也追謂琢玉為之如詩所謂玉之瑱也衡謂維持冠者如左傳所謂衡紞紘綖也笄謂卷髮者如記所謂纚笄總也此三者后與內外命婦同服之是衣鞠衣禮衣緣衣之服也然鄭氏謂內外命婦衣鞠衣展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是服卑而首飾尊其說非也又曰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吁諸侯不可與王同服而謂夫人可與后同服乎彼徒見祭統有曰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則是夫人得為王后之首飾此禮之失者也而可以為證乎按衛國風之詩曰副笄六珈說者謂夫人既為副矣柰何以王后亦副乎夫人既為笄矣柰何以王后亦笄乎不知衛詩之言蓋言古者后夫人首飾之盛如此有其德稱其服則可與

君子偕老、豈專以為夫人之服乎、烏可以刺詩之言、而疑周禮也、鄭氏引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昏禮女次純衣、說者謂主婦髲鬄即為編矣、王后亦編可乎、女純衣亦得為次矣、而王后亦次可乎、不知饋食禮之言、蓋亦如士昏禮所謂攝盛、服亦饋昏之時、姑攝其服以為盛飾、豈常為主婦士女之服乎、烏可以傳記之言、而疑周禮也、夫先王之制服飾、所以嚴尊卑等級之辨、苟如先儒傳註之謬、與後儒議論之惑、則周禮為非全書、而先王制度不可考矣、是故唐長孫无忌請祀天地停裘服衮、而以周禮為非、豈非鄭氏大裘無章之說啓之乎、虞世南謂天子璧曰德在照臨、辰為正位、月為正后、正此二物、令德齊明宜以周禮為未可知、豈非鄭氏冕服九章之說誤之乎[illegible]

定之冕服、天子冕係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是王侯冕旒之制、不復如周禮矣、隋開皇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是后夫人首服之飾、不復如周禮矣、烏乎、先王制度、華猶有周禮在、而儒者不知考、先儒妄為臆說、後儒肆為異論、而使時君世主得肆意為之、無復先王舊制、豈不可惜也哉

學校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代之有學尚矣、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則其學政為尤詳、今觀其學之名、校庠之名不見於周禮、惟州黨之學則曰序、國學則曰成均、又曰瞽宗、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成均五帝學也、鄭賈以為虞庠是也、禮記明堂位曰瞽宗殷學

也鄭氏以爲祭於學宮觀此則成均爲周之庠瞽宗爲周之序分而言之有成均有瞽宗總而名之曰學而庠序則鄉學國學之通稱也周人以成均之法而治國學之政豈非虞朝典樂教胄之遺法乎以樂祖祭於瞽宗豈非殷學樂人共宗之遺意乎然考之周禮鄉學惟州長合民於州序以教民鄉射之禮黨正屬民於黨序以教民鄉飲而已師氏雖亦地官之屬則惟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夏官之屬有諸子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則亦惟國子之遊倅亦至於春官大司樂則掌建國之學政樂師則掌國學之政大胥則掌學士之版小胥則掌學士之令是皆以教國之子弟何周人獨詳於國而略於鄉學耶及以王制考之司徒論士之秀則升之學大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而國之俊選咸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註云學士謂司徒以升于學者然則周人雖詳於國子之教而俊選之士莫不在學安知其非子弟學士乎故大司樂曰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曰帥學士大胥曰召學士小胥曰比學士言學士而不言國子是不特為公卿大夫子弟也夫子弟之所以得入國學者豈泛然而並進邪王制之升於學者必皆俊選之士為民之最秀者而後升焉故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是司徒所升皆有德行道藝之可取者然後得與成均之教苟非俊選子弟安得與國子並齒哉然大司樂而下皆樂官也樂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籥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籥

皆樂教也人皆知周之學政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太學藏於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瞽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於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於先則大司樂亦有以養其中和於後兹豈非禮樂之相為用耶嘗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采然後合舞蓋釋奠於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興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常並行也既舍采合舞於其春而後須學合聲於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来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亦或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来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滿於此所以士不知古

所養不由乎學校所教不由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

祭樂

按大司樂有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太師陽聲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律之序也陰聲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此六同之序也大司樂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祭各有其序地示次於天神山川次於四望先祖次於先妣故以六律六同六舞分而序之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同舞一樂可也然而陰陽之聲各有合子與丑合故黃鍾與大呂合寅與亥合故太簇與應鍾合辰與酉合故姑洗與南呂合午與未合故蕤賓與林鍾合申與巳合故竟則與中呂合卯與戌合故無射與夾鍾合分而序之奏而歌之皆取其合也至於禮天神禮地祇禮人鬼又有宮商角徵羽之序何邪蓋有薦神之樂有降神之樂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一節言薦神之樂自凡六樂以下者一節言降神之樂是周人祀祭享之時有此二節也鄭註曰圜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天帝之明堂故圜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為首太簇第二姑洗第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鄭註云函鍾生於坤未之氣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故函鍾為地宮而以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生姑洗者姑洗數多南呂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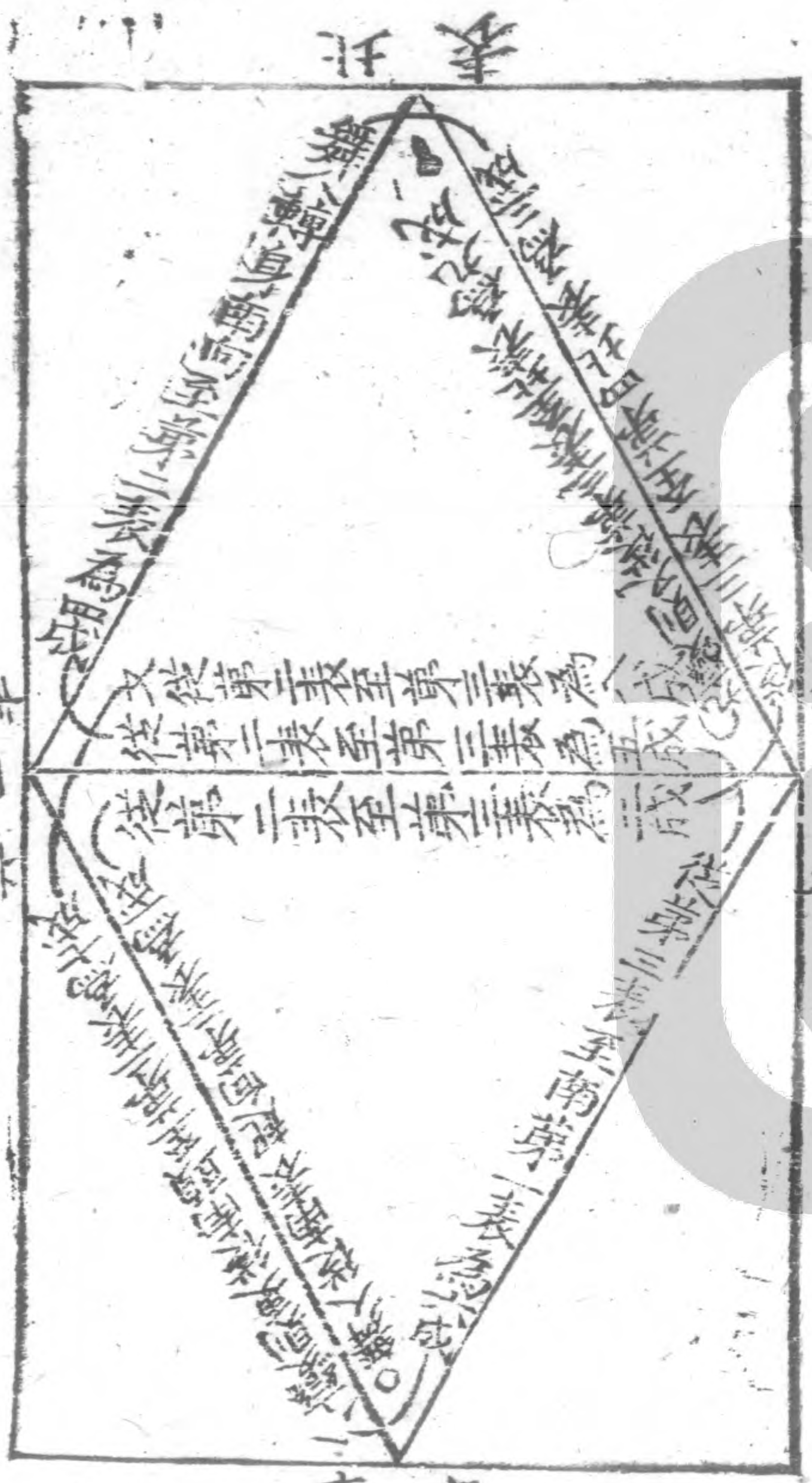
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祭地亦用之鄭註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黃鍾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享人鬼用之此十二律皆文之以五聲宮為土商為金角為木徵為火羽為水五聲之序曰宮商角徵羽故律呂之為聲亦順其序言四聲而不及商者祭尚柔商聲金堅剛也故不用既文之以聲播之以音按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故以雷鼓雷鼗用於天神靈鼓靈鼗用於地示路鼓路鼗用於人鬼宜也孤竹之管取其天陽之奇孫竹之管取其地道之生陰竹之管取其陰竅之合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其亦如竹管之義歟既播之以

音又合之以舞六舞以雲門大咸大磬為序故用於天神地祇人鬼亦有其序矣又按大磬以祀四望今乃於宗廟奏之蓋祖妣之享故用濩武為薦神之樂及其享先王先公也則又用大磬為降神之樂尊宗廟故特備樂舞邪又按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者蓋九德乃六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祖宗積功累德之意故於宗廟歌之尊宗廟故得備樂歌邪然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非謂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乎月之氣本於辰之位自子自巳六者皆陽陽數之起至於陰之申而已盡自午至亥六者皆陰陰數之起至於陽之寅而已盡圜鍾在卯太玄以卯數為六數由卯至申其數六故圜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得而降函鍾在未太玄以未為

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鍾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黃鍾在子太玄以子為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鍾之數盡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若夫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者非不用律同也言其作樂始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未別其律同之為何用及六變而樂始成乃分律同而為宮徵角羽也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祇及六變而致角物及天神亦非謂有難易之別也蓋其樂奏之有條理次序故想其所致之神必有疾徐先後也按司徒言五地之物生山林曰毛物川澤曰鱗物丘陵曰羽物墳衍曰介物原隰曰羸物今六樂致物及祇乃參錯言之者亦想像其所致之次序而言也必至六變而後言致象物及天神此則樂之成和之至也六變[illegible]始所以不言律同之為宮徵角羽播以此歟賈氏以六變九變為舞之成亦是一說按樂記曰武始而此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此舞大武之時有此六成也蓋舞位為四表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第二至第三為二成第三至第四為三成舞人位復轉身南向於此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第二至第三為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為六成五成為五變則五物五示可致六成為六變則象物天神可致至於八變則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矣九變則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則人鬼出矣舞必奏樂在舞則謂之成在樂則謂之變樂亦言成簫韶九成是也然此特言九成九變之異說亦當觀

先王作樂以致物以禮鬼神祇果何以能尓哉鄭氏曰每奏有所感致和以来之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通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后夔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獸率舞猶以為未継而祖考来格鳳凰来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求也如謂真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獸豈真見其率舞祖考豈真見其来格鳳凰豈真見其来儀哉

舞位四表圖


北表
第三表
從第三表至第二表為
從第二表至第三表為五成
從第二表至第三表為六成
第二表
南表

二　樂舞

周禮樂官自大司樂而下凡二十官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詩者有人掌鼓鼗祝歌簫管弦歌者有人掌擊頌磬笙磬鞞編鍾金奏者有人掌歙笙竽籥簫篪篴管者有人掌樂器庸器設筍虡者有人此皆樂職之不可缺也然考之樂官大半皆爲樂舞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又曰祭祀率國子而舞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掌教國子又曰詔來瞽皐舞師射夫以弓矢舞大胥春入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韎師祭祀則率屬而舞之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祭祀賓客舞其宴樂籥師教舞羽祭祀則教羽籥舞司干則掌舞器既舞則受之不特此亦地官鼓人祭祀則鼓兵舞帗舞者舞師則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凡野舞皆教之先王作樂拳拳於樂舞者何意蓋古之教人以舞十三則教舞勺成童則教舞象二十則舞大夏鄭氏曰謂以幼少時教之此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教之以舞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大咸舜。作大磬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之樂舞周人兼而用之觀古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而必以施之舞列者意者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示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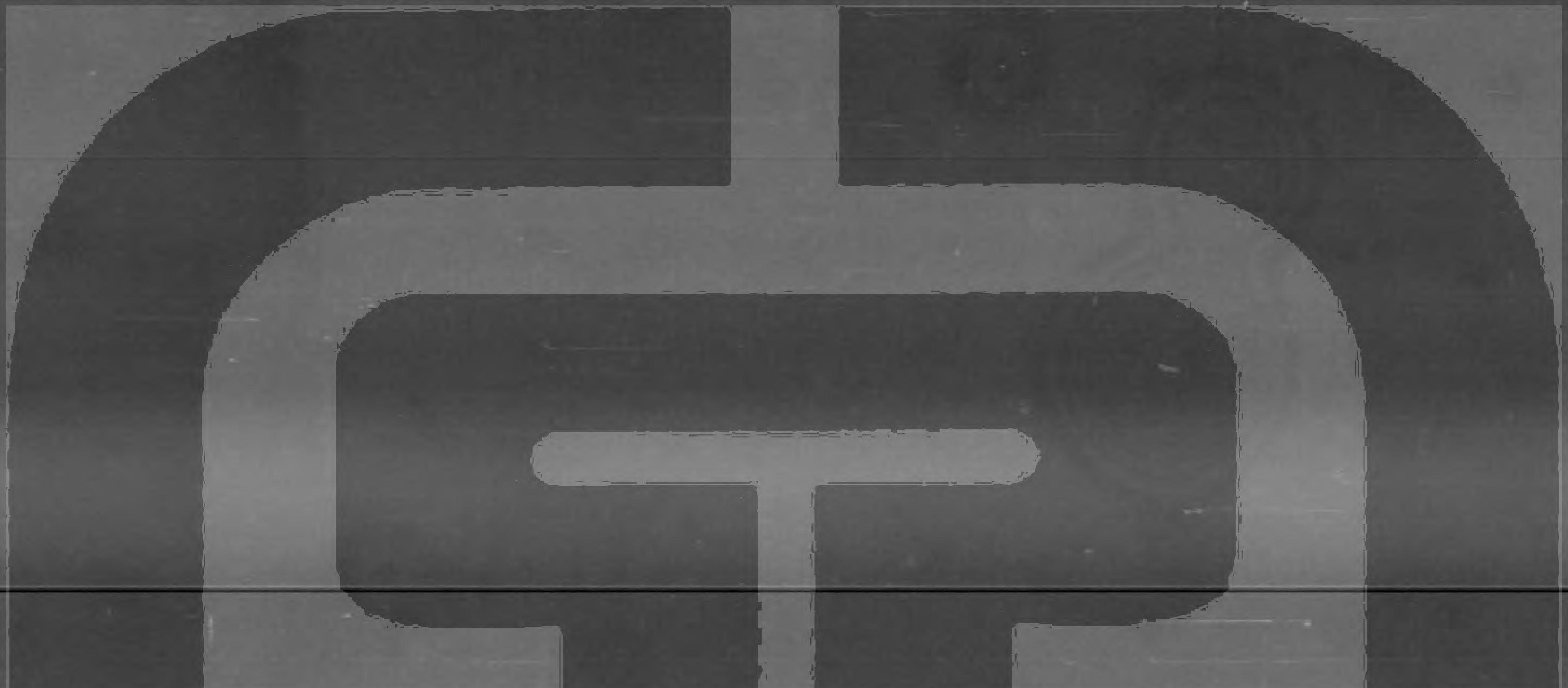
六可者不然則簫韶九成而鳳凰儀干羽舞階而有苗格舜之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六代之舞大舞也周人兼而用之亦必分而作之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示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循其作樂之先後因其祭祀之次序分而舞之可也六舞之用如此而大司樂掌之始而教國子者此舞也既而大合樂者此舞也樂師之教舞者教此也大胥之正位者正此也小胥之巡列者巡此也籥師之舞羽者舞此也司干之授器者授此也有如韎師旄人則教四夷之樂舞非六舞也古之樂用夷樂舞用夷舞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說遠人也然舞之則有六樂師教之帗舞如地官舞師師而舞社稷者羽舞如舞師帥而舞四方者皇舞如舞師帥而舞旱暵者干舞如舞師帥而舞山川者人舞則用之宗廟旄舞則用之辟雍此二者舞師不以教以鄉遂百姓不預宗廟辟雍舞也按鄭氏註大胥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及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体修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鄉大夫子同義故地官舞師之教四而春官樂師之教六者此也或者則曰舞有二有文舞有武舞羽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然考之周禮鼓人鼓兵舞帗舞舞師帥兵舞羽舞樂師教干舞羽舞未嘗有文武之判論者自爲分別爾以二者爲文武則四者果爲何物耶夫樂舞先王用之爲祭祀所以致鬼神示也

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次之以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何歟蓋先王之教固所以淑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心於名分等級之內自成童而知有此舞自入學而知有此舞以至帥而舞祭祀賓客之時又知有此舞則誰敢干名而犯分也哉自樂舞之教不明而周衰之君子且不知有禮樂況野人乎以魯侯之廟而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庭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之意安在哉漢興古樂既衰惟宗廟樂之未稱故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文始爲舜舞五行爲周舞武德昭德盛德爲漢舞宗廟得備樂舞可也然不知其樂果皆舜周之制否乎唐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舞則善矣當時且有發揚蹈厲不如之容之憾則其爲舞亦可知矣大抵樂舞之教後世士君子不講久矣乎籥羽毛之事覩之若將浼焉其於廟樂之當否樂舞之是非不惟不暇辨亦不能辨也我思古人俁俁執籥者皆碩人陽陽執簧者皆君子曾謂士大夫而不屑爲此乎然則欲明宗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樂始欲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

詩樂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遂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之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雖有

鐘磬鼗鼓柷敔簫管尚遺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曹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存武樂至萇弘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瀎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是也瞽矇掌播鼗[illegible]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此則詩之所以為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鐘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龡豳詩豳雅豳頌此龡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九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隨寓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采蘋采蘩猶可攷獨貍首一篇不全夏詩九章時邁執競思文尚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矣豳詩有雅頌先儒以七月一詩析為三體說者以為非是毋乃豳雅豳頌亦有不存者乎九德之歌大司樂奏之瞽矇掌之此舜九功之歌今不載經傳則詩之亡亦久矣吁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先王作樂之本哉昔者季札請觀周禮為之歌二南國風雅頌季札

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豈有可觀者乎迨至孔子之時摯干繚缺陽襄武叔等輩類皆踰河蹈海以避亂其樂已不可考孔子自衛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尚存歟也故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證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尚在魯則雖韓宣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向使古詩尚存萬世而下豈不復見周樂之正乎雖然古詩雖亡三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邪吁此又不善用詩者之咎以漢之詩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唐之歌而使呂才被管弦果足謂之詩乎誠能因三百篇以爲樂則今樂豈不猶古樂宗人之不用何